



李东华·逆光的精灵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李东华倾情打造 优质青春成长小说

重庆出版社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李东华·逆光的精灵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逆光的精灵 / 李东华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229-04320-9

I. ①逆… II. ①李…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3701号

逆光的精灵

NIGUANG DE JINGLING

李东华 著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郭玉洁

责任编辑：郭玉洁 李云伟

美术编辑：杨伯钰

责任校对：陈 琨

封面设计：锋上堂创意

插图：高 深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出品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mm × 1000mm 1/16 印张：8.25 插页：2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4320-9

定价：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引 子

第一章 水边的阿狄丽娜	5
第二章 零下一度	17
第三章 碎月	26
第四章 漂泊的竹精灵	35

第五章 十字路口的哭泣 47

第六章 甜蜜的伤口	55
第七章 雪落无声	69
第八章 最后的晚餐	77
第九章 我的心只悲伤七次	84

第十章 左岸精灵 93

第十一章 长满咒语的脸 102

第十二章 竹祭 110

第十三章 阳光像蜜一样流淌 123

尾声 128

目录
CONTENTS



精灵在左岸，
我在右岸，
可渡河的舟楫在哪里？

——题记

引 子

我叫欧阳细雪。首先声明，我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我不是在写幻想小说，也不是在写童话，我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

真的。

我想讲的不是我和哪个男生的故事，真的不是。尽管你会看到有男生在这个故事里进进出出，他们帅气、慷慨，有一肚皮的俏皮话逗你开心，又是见多识广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看上去就没有





他们不知道的，看上去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他们走在你的身边，绝对不会让你丢脸的。

不，这个故事和男孩无关。

我的意思是说，喏，我讲的是一棵竹子。不，你不用来摸我的额头，我没有发烧，我说的不是胡话。

一棵竹子，它从乡下跑到城里来找我，在它眼里，城市就像一个迷宫，它在大街小巷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不停地迷路。它在找我。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故事，现在，让我讲给你听。

第一章 水边的阿狄丽娜

1

“欧阳细雪，快出来！我等得花儿都谢了！”

林之枫在京华大学女生宿舍六号楼门前徘徊，等欧阳细雪下来。他邀请她一起参加一个舞会。可过了约定时间足足十分钟还不见她人影，他忍不住发短信催促。

如此长时间地站在门外等一个女生，对林之枫来说，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儿。他是京华大学众多女生的梦中情人，高大、帅气、富有，是电视剧里那些白马王子的现实版。他喜欢和女生约会，可不喜欢站在门外等，如果候时超过五分钟，他就会丢得满地找面子——事实上，也很少有女生敢把他晾在外面那么长时间。所以，在林之枫眼里，天下的女生天生就该早早打扮好，随时听命，只待他一声召唤，就以火箭般的速度出现在他眼前。



欧阳细雪正在接一个长途电话。父亲在电话那端的唠叨，像窗外的蝉叫，没完没了。父亲说，跟你说个不大好的事儿，咱们村要拆迁了，咱们村离县城太近了，又有山有水的，风景儿好，空气新鲜，城里人都想来这里住，咱们村要拆了盖商品楼，咱们的老屋已经拆了，院子里的竹子都砍的砍，死的死，只有一棵还活着……呜——老屋拆了也就拆了，我就心疼那几百竿竹子，打我生下满院子就绿葱葱的，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说没有就没有了，呜——

一辈子没掉滴眼泪的父亲，这个时候哭得像个小孩子。他向她哭诉，把每个字都哭成了顿号，仿佛细雪挥一挥手，那些轰隆隆的铲土机和大吊车就能从工地上退出，那些匍匐倒地的竹子就能重新站起来似的。细雪虽嘴上“唔唔”连声，耳朵却宛如掠水的燕子，匆匆地、漫不经心地从父亲的话语间隙滑过。她的心变成了雨衣，父亲的泪水打在上面，听得见“噗噗”响，可是渗透不进去。她握着听筒的手心汗津津的，马上就是七月了，天是燥热的，她觉得心头像出痧子一样，密密地渗出一层汗珠。

她怕林之枫走掉，就像一个猎人怕枪管底下的梅花鹿跑掉。

父亲说：“放了暑假赶紧回家吧，我和你娘都很挂念你。”

细雪说：“我想利用暑假，在这里打工赚点儿钱，我不想回家。”

“什么？”父亲的声调陡地高了八度，“竹子没了，老屋没了，你不回家看看吗？”

细雪无声地笑了。竹子、老屋，和楼外等着的那个人怎么能比！她没时间分辨，就快速地把没有标点符号地一口气说下去：“就这样吧我还有事回头我打给你们这个假期我回不去你们自己多注意身体就这样拜拜。”说完，不待父亲回话，“啪”把电话挂了。

细雪匆匆忙忙打开宿舍门，脚刚迈出去又收了回来，她在门后的镜子前又逗留了五秒钟。就像要出厂的产品进行最后一道检验，她挑剔而又苛刻地打量一遍镜中的自己——口红是否涂出了唇线，两条眉毛有无高低不平，粉底是否抹得均匀，绣着蕾丝花边的连衣裙有无褶皱。当确认一切都没有瑕疵后，她才给自己盖了个“合格”的章，满意地迅速离去。

“再不出来，我就冲进去绑架你了！”林之枫一看到她，故意做出很生气的样子。

2

细雪和林之枫认识是两周之前的事。那天细雪又去参加一个派对。那是一个联谊性质的聚会，是高年级热心的师哥师姐们张罗的。每次这样的聚会结束，总会有人只身前来，成双而去。细雪看中的正是这一点。虽然进入大学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已经参加了很多次这样的聚会。如果说这些聚会多得像连绵的树林，那细雪就是一只最敬业的啄木鸟，“笃笃笃”认真啄着每一棵树，尽管到目前为止，她还没“啄”到任何一条虫子，但这并不是说没有愿意献身于她的虫子，而是它们全入不了她的法眼而已。白马王子会现身的，以某种出人意外的华丽方式。有位诗人是怎么说的来着？“爱情原如树叶一样，在人忽视里绿了，在忍耐里露出蓓蕾。”上现代文学史，讲到诗歌的时候，细雪就记住这一句了。

那次，细雪一到聚会现场，照例首先放眼一望，就像一个农夫环顾着自家的麦田，看看麦穗长得饱满不饱满。大部分“麦穗”都瘪瘪的，不起眼。只有那么一个“麦穗”，让细雪的眼睛像在溪水





里洗过的星星，晶亮晶亮的。那是个高大俊朗的男孩子，穿着Lee牌牛仔裤，白色T恤和蓝白相间的纯棉格子衬衣。当他打手机的时候，细雪一眼看出那是一款iPhone。而细雪的手机，才四百多块。那是半年前，宿舍里六个女生，只有两个人没有手机了，细雪就是其中之一。她不得不压缩那本就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从牙缝里一点一点省出来——为了买手机，一向爱吃红烧肉的细雪变成了素食主义者，而且常常以减肥为名不吃晚饭。细雪还记得，当时自己看中的是一款酒红色的手机，但因为不是名牌，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手头这款，虽然样子难看，但到底是诺基亚啊。

手提袋里的手机响了。手提袋是从地摊上花三十元买来的假名牌“梦特娇”。细雪犹豫了一下，假装没听见，不接。自从看见那个男孩后，细雪觉得自己浑身的行头，从廉价的手机、十块钱一支的口红到泡泡纱的粉色连衣裙，都使自己像一个盛大宴会上贸然闯入的乡下穷亲戚。像物价一样飞涨的自卑感，使细雪收回一直试图和那男孩对接而没有成功的眼光，准备离他远一点。

这个时候，她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同学，能帮我个忙吗？”

细雪一转身，血液马上倒流，都冲向了头顶。是那个男生，是那个iPhone。

细雪慌乱而又羞涩地点点头：“好。”她的腮颊瞬间变成了四月的蔷薇，厚厚的粉底也掩饰不住那一点一点浸润出来的娇嫩的红。尽管已经在这样的场合历练了快一年，而且有出众的容貌作为最有力的支撑，细雪一向还是自信的，倒是有很多男生在她面前局促不安。不过，一切的从容和骄傲，在这个男生面前，都像乱世的政权，顷刻间就土崩瓦解。

iPhone微微笑着，细雪低下头去的样子，让人想起徐志摩的一句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现在还能害羞脸红的女生很少见了哦！他的心里痒痒的。

“嗨，”他说，“我的手机坏了，来电话也不响，你能拨一下我的手机，让我看看好了没有？我的手机号码是186……”

细雪想都没想就取出自己的手机，全然忘了自己的手机才花了四百块，难以示人。她听话地按下了他说的号码，立刻，iPhone手中的手机叫起来。

她傻傻地抬起头，跟他说：“你的手机好了。”

他坏坏地一笑：“137……好了，你的手机号码我已经存到我大脑里了，我的手机号码你可要好好保存呀。”

细雪这个时候才猛然醒悟，自己上当受骗了。

细雪装作生气的样子，扭头走开。恋爱指南上说，女孩子要矜持，否则，会被男生看轻的。男生喜欢神秘的女孩，男生不喜欢容易到手的女孩。女孩对男生要若即若离、欲擒故纵。距离产生美。这是一句老掉牙的话。如今她的女同学们全不把这些奶奶的奶奶信奉的恋爱箴言放在眼里，如今女孩子比男孩子还主动，如今女孩子是狼，男孩子倒成了羊。不过，这不是细雪的风格。她觉得自己刚才太失态了，不该像一杯失手掉到地上的牛奶，把自己一滴不剩地全泼了出去。现在亡羊补牢也许还来得及，细雪背对iPhone，向人群深处走去。但她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一直紧紧地追着她的后背。

第二天下午，细雪正在宿舍里和同学们说说笑笑的。突然，窗户外意外地出现了一张又熟悉又陌生的脸！

是iPhone！





京华大学的女生宿舍男生不能进来。幸好细雪她们这些大一的女生住一楼，她的宿舍窗户正对着一条鹅卵石的小路，在小路和窗户之间，栽种着一片法国梧桐，一到夏天，浓荫蔽日。这个窗户成了男生们向女朋友早请示晚汇报的窗口。

iPhone是来给她送花的。第一天他送来了一朵红玫瑰。第二天他又来了，这次送来的是两朵红玫瑰。第三天送来三朵红玫瑰，第四天四朵、第五天五朵……当细雪收到七朵红玫瑰的时候，她答应了和他一起吃晚饭。

细雪不知道自己是否投降得太快了，如果她一直沉默，他是否会坚持送下去，一直送到整个宿舍都装不下？这些天，细雪一直活在室友们艳羡而又复杂的目光里。有好多女同学知道iPhone的底细。他叫林之枫，大三。计算机系的。听说家里特别有钱。林之枫追过很多女孩子，而且每次用的工具几乎都是“红玫瑰”。他有一个著名的“玫瑰理论”：你送给女孩子一座玫瑰庄园，她不见得喜欢，但如果你每天送她一朵红玫瑰，你就一定能俘获她的心。他一直采取这样的战略战术，屡试不爽。林之枫能够看得上细雪，这证明了细雪的身价，但是，在同学们眼里，这段恋情，注定会像七月的雨，来得迅猛，去得也快。细雪总是以她们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来安慰自己，但心底那点隐隐的不安，就像海上的舢板，一会儿沉到浪底，一会儿又浮上浪尖。

3

这天下午，她和林之枫到学校里一家名叫“挪威的森林”的咖啡厅喝咖啡。细雪要了一杯卡布奇诺。精致的白色骨瓷瓷碟和细腰

的瓷杯上，是一朵一朵扶桑花，仿佛浮在水上，那娇弱的粉色，似乎一阵风吹过，就会凋谢。细雪轻轻地叹一口气，拿指尖点一点茶杯：“这是骨瓷，里面含有牛骨粉或者羊骨粉。”

“真的吗？”用过各种各样的瓷器，但林之枫却并不知道有一种瓷器里含有动物的骨头。

细雪点点头：“我会立下遗嘱，等我死了，我的骨灰要烧成瓷，烧成骨瓷，烧成这样的瓷碟或瓷杯。”

林之枫定定地看着她，仿佛不认识一样，她的脸庞是娇柔的，她眼神却是凌厉的，有一种凛冽的美。他笑道：“我会用它来喝咖啡或者茶，我那么迷恋它，却不知道它的前世就是你。”

细雪抿了一小口咖啡，香。软。喝第二口的时候，就尝到了咖啡淡淡的苦涩。她摇摇头，用指尖点点咖啡，说：“也许任何一款女孩对你来说，都如同这杯卡布奇诺，喝第一口是甜的，第二口就是苦的了。你不会去喝第三口，你对女孩们患有严重的遗忘症，浅尝辄止，一转身就把她们都忘掉了。”

“不！”林之枫说，“不是所有女孩都配得上称为卡布奇诺，卡布奇诺总是在苦涩之后，能让你在细细地品尝之余，感到一丝甘甜的回味。不是我患有遗忘症，而是能让人回味的女孩子像熊猫一样稀少。”

细雪便瞪他一眼，抿嘴一笑：“不说自己花心，倒说别人缺少回味——那，你喝过的咖啡里，有多少款是值得回味的？”

没想到，林之枫出人意料地坦率：“我和她们好的时间没有超过一星期的，但是，我光追求你就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啊！整整一星期啊！”

细雪有点儿生气地问他：“一星期很漫长吗？”





“那是！”林之枫打个响指，说，“上帝用七天创造了一个世界！而我用七天才追到一个女孩，我容易吗我？”

咖啡厅里响着柔曼舒缓而又略带忧伤的音乐。“知道这是什么钢琴曲吗？”林之枫问道。

细雪摇摇头，脸一红，自嘲地撇撇嘴：“我家穷，小时候学不起钢琴。”

林之枫不以为意地点点头：“就是把我烧成灰，我都能说出这首曲子叫什么——小时候被父母逼着练钢琴，弹了一遍又一遍。学钢琴对一个好动的小男孩来说，是最优雅的也是最残酷的惩罚。”

细雪笑起来，一边笑一边叹气：“我倒愿意接受这样的惩罚，可惜没有这样的好命。”

“有些人练一辈子钢琴，也还是个大俗人，比如本人。有些人一首钢琴曲也没学过，照样是公主。再说了，我可以当你的钢琴教师，而且不收费，你说你的命该有多好？”

“那你告诉我，这支曲子叫什么？”

“《水边的阿狄丽娜》。”

“阿狄丽娜是谁？”

“呃，好像当时钢琴老师给我讲过，不过，这点儿知识我早就还给钢琴老师啦，忘得一干二净。回头到网上查查再告诉你。”

“阿狄丽娜好像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人物，传说有一个国王，叫皮格马利翁，他非常非常孤独，雕刻了一个少女，取名叫阿狄丽娜，这个雕塑十分美丽，国王皮格马利翁每天都看啊看啊，他深深地爱上了阿狄丽娜，于是，他就向神祈祷，希望能够和阿狄丽娜相爱。他的执着感动了爱神，爱神就把阿狄丽娜变成了一个真的少女，于是，国王就和她结婚了。”